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七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六

武功部十一 戍卒 烽候 斥候 軍糧 軍期 宗族從軍 召募

戍卒一

增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也

戍卒二

增後漢書光武紀曰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通鑑曰齊天保三年自黄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築神威軍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又盧鈞傳曰鈞拜節度使領昭義軍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擕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廹大将李文矩爲帥鈞倉

辛奔潞城文矩投地偃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　通鑑唐紀曰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虚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

工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願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　通鑑宋紀曰宋太祖懲唐以来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来道路以習勤勞均勞佚自是将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

又曰宋孝宗淳熙九年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遼史曰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　兵畧纂聞曰洪武時命信國公湯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濵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戸

取一丁為兵戍之

戍卒三

原葵丘　樂宅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盛弘之荊州記云襄陽范蠡縣南七十里有晉樂彥輔宅周回十餘畝名為戍宅

戍申　戍許詩云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毛傳曰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曰不與我戍甫又不與我戍許孔疏曰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

及瓜　采薇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

增毅卒　精卒陸士衡辨亡論曰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賈誼過秦論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隘丁　寨兵　通鑑元紀曰元成宗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

原發閭左　戍隴西　史記秦發閭左戍卒居閭左後盡發之　漢書婁敬戍隴西脫輓輅一人横鹿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

女乘障　卒治河　王褒引武帝時女子乘亭障　成帝詔卒治河者著外徭六月著謂著於簿籍律戍邉一歲書罷若有急當留六月以卒治河之勞雖役月近得同外徭六月

增從塞下　戍關東　漢文帝時鼂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通鑑唐紀曰德宗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通和西邊無警而河南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騷然故抽京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

罷屯兵 歸本土 漢宣帝地節三年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書光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勉傳曰勉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 通鑑元紀曰元成宗時樞密院齊諾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原南陵簿衛 高安積米 曹毗江賦云爾乃南陵峻戍岑巖高閑簿衛四固不勞永全所謂天險難升地險岳立 桓溫表云高安戍是孫權每征還遣上方諸軍餉賜處也權又常大積米穀於此以備須濡者也

戍

勤五年　更有三品　天子曰勤戍五年予一人無日忘之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顧更錢者出次直顧者用二千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律謂繇戍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自行各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為過更漢初因秦後改有謫乃戍邊

增顧充一卒　不戍一卒　唐書李邕傳曰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　通鑑唐紀曰王建鎮西川邛峽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蠻亦不敢侵盜

不習山川　居常湅餒　唐書突厥傳序曰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唐陸贄奏議曰被邊長鎮之兵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湅餒

戍卒四

增更卒 漢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立役三十倍於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令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守捉 唐書兵志曰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列屯北邊 又曰郭子儀傳曰大歷九年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淪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

為天子戍隴 又曰劉濉傳曰濉為瀛洲刺史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

戍卒五

增詩魏王粲從軍詩曰汎舟蓋長川陳卒被原隰 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制詩曰官渡厠一卒長林預難阻 唐杜甫兵車行曰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来頭白還戍邊

漢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晉左思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鎖甲何異螳螂之衛

增詔漢書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邉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增論漢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增奏議漢書鼂錯傳曰錯上言守邉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衛邉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

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又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北史源賀傳賀上言曰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唐書陸贄傳曰贄為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上言曰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令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又曰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内廏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

者何以備之　又上陳防秋之弊曰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忕温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閒絶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獯鞶勁虜則懾駭褫精又使去親族

舍團廬廿所辛酸抗所慴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揺彊埸其弊豈特無益哉　又曰被邉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

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遥隸神策者廪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　又曰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廪責闗内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

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歳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旣息調發之煩復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語哉

烽候一

增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邉有警則舉火也　唐書百官志曰職方掌地圖城隍鎭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

四夷歸化之事　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絶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

烽候二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伋為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後漢書馬成傳曰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

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後漢書杜茂傳曰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燧　通鑑注引太宗實錄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　通鑑唐紀曰劉悟襲斬李師道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

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成功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　唐書畢諴傳曰諴遷河東節度復修杷頭七十烽寇不敢入　又長平王叔良傳曰叔良鎮涇州捍薛仁杲仁杲陽言食盡遣高墌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為賊執　又張仁愿傳曰仁愿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烽候三

增烽師　烽子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北師隨例來參貴乃問曰商人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通鑑注曰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師烽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辭

烽臺　烽區衛公兵法曰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絶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道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准臺高五丈下闊一丈　唐書王晙傳曰晙上言突厥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閑障行李

警急　平安杜甫詩曰警急烽常報　六典曰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

原崔實嚴　种暠去後漢書崔實字子真為五原守

嚴烽候虜不敢犯 後漢書种暠為渡遼將軍先宣恩信羌来降服乃去烽火候望也

乘山舉 **聞烽馳** 魏志孫權攻江夏太祖遣持書御史荀禹勞邊禹發所經縣兵乘山舉火權乃退也 諭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唯恐居後

增 **晝燔燧** **夜舉烽**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槔頭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懸之有寇至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

築烽堡 **遠烽偵** 唐書張獻甫傳曰獻甫為邠寧節度使斷山後塹選巖要地築烽堡 又曰李元諒傳曰元諒節度隴右築連弩臺遠烽偵為守備

動沙漠 **列郊甸** 李白塞下曲曰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 唐書食貨志曰帝歎曰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

原通於甘泉 **滅於幽障** 長安匈奴大入烽火通於甘泉

後漢祭肜撫夷狄以恩信論曰政移狄俗乃卧鼓於邊庭滅烽於幽障也

舉非寇至笑乃戎來 史魏公子無忌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寇至王懼釋博公子曰趙王獵爾非為寇也 史幽王與諸侯約有急則舉烽既而諸侯兵至無寇褒姒乃大笑後犬戎來伐幽王舉烽諸侯以為偽皆不至遂滅周斬褒姒

增四烽俱發 六烽具舉 隋書長孫晟傳曰突厥染干為雍閭所敗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烏珠與劉猊皆引兵至

請停烽燧 不置烽燧 唐書曰元和中

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令遠近無虞畿内烽燧請停從之　通鑑唐紀曰王式既平裘甫諸將請曰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

誤舉罰金　不舉棄市　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棄市

乘塞守烽　斥地置烽　太平御覽曰蔡邕從朔方上書云既到從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燋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廷　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常之拜河源道經畧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乃斥地置烽七十所

邏堠傳烽　邊火息燧　又劉文靜傳曰文靜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堠傳烽詫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　又鄭元璹傳曰突厥攻太原詔元璹持節往勞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頡利當其

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烽候四

增一夕萬里 太平御覽引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烽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都

軍之耳目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烘鼓烘可遥見鼓可遥聞須臾百里

列炬若烽 唐書黑齒常之傳曰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常之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

桔槹烽 丹鉛錄曰桔槹烽火也黑子作烽頡皐唐詩桔槹烽上暮煙飛

停近甸烽 孔帖曰舊關內

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敕以邊隅無事寰宇乂安內地置烽誠為非要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烽師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

舍置一烽唐書高麗傳曰初帝自太子所屬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

有急傳光太平御覽引吳時緣江戍圖曰每刺奸屯有五兵賊曹一人皆作烽火有急以光傳之

烽候五

增詩杜甫夕烽詩曰夕烽来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邉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又送從弟詩曰西極最瘡痍連山暗

斥候一

增衛公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弰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斥候二

增唐書渾鎬傳曰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廬蓄屠鄉聚鎬軍遂揺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縱反間説伏念令與温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傳來降非他也既而果然

斥候三

增舉幡　展旗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絶軍前十里内各案左右下道

亦十里之内數里之外五人為部人持一白幡登髙外向明隠蔽之處軍至轉尋髙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三第二諳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衛公兵法曰諸兵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深其乗馬人每令遥相見常接髙行各只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

聽子　探兵　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冦法晝夜嚴謹縱逢雨雪并抑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法五疋馬幷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更人探聽子細勿令眠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髙要處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韓愈晚秋詩曰月黒探兵錯

木樵　地聽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奏屯田疏曰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海録碎事曰凡備敵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十

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

原敘聚㯙納斤候 周禮懸壺以敘聚㯙納者示不相備

增游奕船攔子馬 贊皇一品集請淮南五路置游奕船揀解弓弩及諳江路者一百人置游奕將一人須清白強幹稍有見會者先如法造游奕戰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為兩番長須在江路来往 遼史兵志曰遼制行軍有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

略不眠寢具知情狀 周書韓果傳曰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太祖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嘗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 周書達奚武傳曰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追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

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

持一白幡 授五色旗見前舉旛註

宋史曹翰傳曰詔督役開河南自雄達鄚以通漕運議築大隄以捍之翰遣騎五授五色旗為斥候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為應

望塵知敵 捉生問事五代史周德威傳曰德威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通鑑注引杜佑曰游弈於軍中選驍勇諳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

不為斥候 竟無斥候唐書李愬傳曰憲宗討吳元濟高霞寓既敗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乃以愬為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寛吾不欲使震而備我曲江集勅天山渾使竟無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踈闊

斥候四

增慮無左傳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詳見陣二註　未嘗遇害漢書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有警軍陣立成後漢書耿秉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　邊鄙之視聽柳宗元先御史神道碑曰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　闕斥候迭望幾二千所唐文粹呂溫三受降城碑　珠連壁貫兵略纂聞曰王忠肅公翱督撫遼東至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墉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

斥候五

增詩杜甫詩曰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

軍糧一

增太公武韜曰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 孫子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從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又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又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軍糧二

增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新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絶注驪駕併駕也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勞問　東觀漢記曰来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吴志諸葛恪傳曰恪少有才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注江表傳曰權為吴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

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陳書武帝紀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

周書賀若敦傳曰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𥚃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絶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

於營外遥見随即遣之塡等聞之良以爲實　唐書李密傳曰初王世充乏食李密少帛請交相易邴元眞好利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又婁師德傳曰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

又張儉傳曰儉遷朔州刺史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　又藕瓌傳曰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

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　又韓滉傳曰滉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佐之　又叚秀實傳曰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　又周寶傳曰寶進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　又盧弘宣傳曰弘宣徙義武節度使初

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
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
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餞　又李德裕傳曰
初潤州承王國清亂賣易直傾府庫賚軍資用空殫而
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
怨再期則賦物儲牣　又李芃傳曰芃授河陽三城鎮
遏使糧貨善者先以給士士悅之　又令狐彰傳曰吐
蕃盜邊名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

通鑑唐紀曰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
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黄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
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
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
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
郎中　又曰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
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潈渠灘水勞費艱澁諸軍
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

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　又辛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宋史李植傳曰靖康初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阸絶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間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

拱壁豈特軍餉而已　又孝宗本紀曰南康軍旱詔出
檢放所餘苗米萬石充軍糧　清尊録曰建炎初關陜
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
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　八編類纂曰金主如
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
通鑑元紀曰至元二十年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
備二十萬石　又曰至正二十一年敕漕江淮米百萬
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

萬石備征日本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為言遂罷之　兵略纂聞曰明高帝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皆居守轉調兵餉未甞之絶將吏帖服居民安堵　又曰徐參政楚守辰州時湖貴間苗民逆命諸道兵俱集於辰議九月進兵屆六月餉未辦督府茫然命傾府帑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金不過萬即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廹矣招商不

至轉運不及有南糧應輸南太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
今已鱗次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一槩數十萬可計日
至也督府從之軍遂不乏

軍糧三

原戚 晉令諸侯戚糇糧 勉 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魏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相率曰勉之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逃亡得人心如此 景從 過秦論贏糧景從注嬴擔也言如影隨形 野餽 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 不運 乃裹 吳志孫堅字文臺討董卓至南陽太守張資不運軍糧主簿入白堅軍資不具羈傳義兵堅偽疾資省之遂拔劍斬於軍

門詩乃裹糇糧

軍食　軍儲　增運土　量沙

晉書祖逖傳曰逖伐陳留太守陳川石季龍救之從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餽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盡獲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城　宋書檀道濟傳曰道濟都督諸軍侵魏資糧竭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掘芋

煑鴨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　三國典略曰齊蕭軌等來冦時糧運不繼會陳蒨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黍煑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人獲

數齎

率貸 **和市** 通典曰天寶末年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銑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貲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 通鑑元紀曰至和元年帝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關軍馬

原敵為資 **運為最** 魏志張既曰軍無見糧以敵為資又鄭渾為京兆尹大軍入漢中運糧為最遣人由漢中無逃叛者

歸蔡粟 **輸晉粟** 歸粟於蔡以周亟矜無資 汎舟之役秦輸晉粟也

贏三日 **上二千** 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負弓弩於其上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選者復其戶注日中謂一日之中 後漢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用市租 **賦廩粟** 漢書馮唐曰李牧居邊軍市之租皆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盡其智能今魏尚云云 魏志魏太祖嘗賦廩粟不足私

請主者主者曰以小斛足之

調兵食　助家財　漢書鼂錯傳曰上方與錯調兵食漢書卜式請半家財以助邊

分熟食　進乾椹　傳闔廬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行賫居送乏食也　魏楊沛孔渠為新鄭長課民備乾椹收萱豆得數千斛後太祖西迎天子將士無糧乃進乾椹太祖大喜之

呼庚癸　煮鎧弩　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山曰登首山呼庚癸分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　耿恭守疏勒食盡煮鎧弩食其筋

增齕木皮　食稾節　唐書張巡傳曰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嗣虢王巨發其半餫濮陽濟陰許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纔千餘人皆瘦劣不能彀　又張允濟傳曰允濟遷高陽郡丞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

棄槀節無叛者

易乾甚　采蕪菁

五代史曰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牛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先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甚以食軍擊走罕之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竭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支度使　營田使

通鑑注曰唐制凡天下邊軍者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為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　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是有營田使

原率鍾致石　僦五致一

主父偃曰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注引車船飛輓言疾　後漢虞詡字升卿為武都奮擊羌先是運糧艱澀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燒石翦木開漕以人僦直於是水運通利

鄧艾大積

蕭何不絕鄧艾字士載為尚書郎大積軍糧給饟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挈畚
以令振稟同食周禮挈畚以令糧楚莊伐庸自廬以往振稟同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
異流馬以運著論以諭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木牛流馬以運據武功五
丈原魏志鄧艾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諭正始中開廣濟渠下達江淮資糧有儲而無水害仰食
棗椹取給蒲蠃又袁紹軍河北軍人仰食棗椹袁述淮南戰士取給蒲蠃絕
甘分少行賁居送李陵為將與士卒絕甘分少下詳分熟食注海陵之
倉汎舟之役枚乘曰轉敖庾之粟不如海陵之倉下詳輸晉粟注軍無見
糧師不宿飽漢書曰今歲人饑困卒食半菽軍無見糧言士卒食菜半以菽雜之又無見在

糧又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峙乃糗糧 供其資糧 尚書費誓云峙乃糗糧無敢不供供其資糧扉屨扉草屨也

病莫能興 困而猶鬬

增賊閒皆憚 兵得無乏 後漢書第五種傳曰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聚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穡勤厲吏事賊閒皆憚之 唐書王播傳曰帝討淮西切於饋餉播引程異自副異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

擻取不與 稟取不節 又曰穆寧傳曰寧佐鹽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擻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罪乎即往見光弼曰命寧主糧者敕也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公議耳時重其能守官 李密傳曰密素無

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蹊轢狼戾家喜自謂足食司倉貫潤甫諫曰稟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竭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

儲貲給軍

出粟濟軍　唐書闞播傳曰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播為判官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蝟奮播儲貲力給軍與人無愁苦　又王行敏傳曰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賊圍急儲偫空乏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

館饟窮乏

軍食豐衍　又南蠻傳曰詔徙天平軍高駢領四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饟窮乏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　又劉晏傳曰晏移書與宰相元載以為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

詐為糧車

獨據米囤　上見車戰

二通鑑唐紀曰楊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為粥以食餓者

徙梁洋積

取壽昌糧

通鑑宋紀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　又曰程鵬飛以鄂州降於伯顏伯顏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撤守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

出絹助糴

又曰仁宗康定元年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八編類

運米赴約

纂曰元塔齊爾圍金蔡州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取奇贏贍軍

唐書正和公主傳曰自兵興財用耗主以貿易取奇贏千萬贍軍

作漕艫轉糧

又韋挺傳曰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馬周薦挺才任租使帝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挺遣燕州司

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簷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他歲運何哉即詔繁畤令韋懷質馳按

積米百萬斛　請粟十萬斛通鑑唐紀曰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通鑑宋紀曰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

原不積九年之儲　奚備千金之費

增一鼠值錢四千　一鼠值錢數百通鑑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牆麮及馬矢以食馬注云麮與職反先以麥麮雜土築牆今圍

急乏芻故淘麩以飼馬　又曰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城中自謂望絶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

三日積穀十囷

四口支糧一石 兵畧纂聞曰敎諭郭懋守杞縣倉卒苦無軍食下令城中户各出乾餱一升富者倍之三日積穀十囷　又曰李秉撫宣府時舊例邊軍月糧無家室者支六斗若妻死雖有父母兄弟亦作無家公奏淮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上允奏通行

軍糧四

增荷葉裹飯 陳書孔奐傳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京師高祖刻日決戰乃

令典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棄其餘因決戰遂破賊

處以儉約　唐書韓佽傳曰佽遷桂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以充其費佽處以儉約遂為定制

民貧不忍遽斂　又宗室國貞傳曰國貞加晉絳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

百姓不知僦運勞　又鄭珣瑜傳曰珣瑜為河南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饋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

兵所藉者食　又戴叔倫傳曰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

兵食所資在東南　又蕭穎士傳曰穎士客金陵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

王以捍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

佛汗又劉元佐傳曰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元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斂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皆若此

運糧束馬之路又高適傳曰始上皇東還分劔南為兩節度百姓潎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巔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

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又劉晏傳曰晏移書宰相以為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

置見錢關子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元年初置見錢關子招人入中以給軍食

軍糧五

增詒後漢書朱浮傳曰彭寵反攻浮浮上疏求救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增奏疏後漢書来歙傳曰光武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今西州新

破兵人疲饉若㧗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巳也帝然之　唐書陸贄傳曰贄上書曰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又曰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辭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眞者吞聲罔上者不慚馭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　又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鼂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又曰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彊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餽餉不足　又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之絶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輙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所謂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

毁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　又曰

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邉儲數逾百萬分

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絶之憂更經

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歳之糧矣

增議八編類纂引元董摶霄議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

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

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搬運之方每人行十歩三十六

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

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增贊唐書劉晏傳贊曰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

軍期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軍期二

增漢書張騫傳曰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　唐書劉義節傳曰義節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械以勳減死

軍期三

原不見虜　不至質 後漢祭肜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王信擊北匈奴期至涿耶山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乃妄以為涿耶山肜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而下獄免　又田廣

明字子都擊匈奴不至貲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注貲所期處

斬莊賈

斬王恢　史莊賈後期穰苴斬之詳號令　王恢逗遛當斬

增告師期

責限牒　唐書李愬傳曰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於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　又李同傳曰回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橐鞬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吏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路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

原內顧失期

失道後期　武帝責楊僕失期內顧注內顧謂思妻子　失道李廣事

增料敵若神

謁帝如期　唐書韓充傳曰穆宗問充破賊期對一月可破二旬克帝喜曰料敵若神

又江夏王道宗傳曰帝將討高麗遣張儉輕騎度遼覘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其還曰臣

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未兵旁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髙麗兵斷其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

五日當解　一月可決通鑑目録曰漢成帝建始四年陳湯策烏孫兵不出五日當解　又曰漢元帝永光二年隴西羌反馮奉世請用二萬人一月可決

不八日破賊　期六旬取潞宋史岳飛傳曰飛征楊么會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註見責限牒

軍期四

增深入自贖通鑑唐紀曰髙崇文討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顔將兵會髙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　便宜從事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歷三年詔

陝西沿邉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龎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尭臣議也

宗族從軍一

增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𤏲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宗族從軍二

原蕭何遣　耿純率何遣宗族子弟從軍侍漢王後漢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賔客三千

人從世祖恐賔客等有異心乃燒其廬舍以絶反顧之望

舉宗從魏　收族詣鄴

魏志韋成宗族三千人家居乘氏請從魏郡太祖曰卿欲慕耿純耶謝曰臣功微寵過舉宗陳力令征伐未息宜實郊隧非敢望純云云　臧霸率子弟請收族屬詣鄴

增五服子弟三百人　甥姪部曲二百人

南史曹景宗傳曰梁武表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　唐書史敬奉傳曰敬奉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為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

請子率奴馬從軍　請家出奴馬助征

又兵志曰郭子儀之壻端王傳吳仲孺殖貲累巨萬聞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　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家出子弟奴馬裝鎧助征授官

如仲儒子於是豪富者緣為幸而貧者苦之

宗族從軍三

增詩唐杜甫覽栢中丞弟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詩曰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髙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璵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

召募一

增宋史兵志曰初太祖揀兵中強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　又曰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為五等　又曰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諸路募兵當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為賞罰

名募二

增唐書曰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募兵旬日閒得衆

一萬　又論惟貞傳曰惟貞名瑀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閱旬衆數萬　又崔安潛傳曰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　又栢良器傳曰良器入為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　通鑑唐紀曰武后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名募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元

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　又曰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名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　又曰建中四年四月募諸甞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　又曰崔寛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　五代史曰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

繼謟特奇之　通鑑宋紀曰高宗時詔陜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六年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間田募刀弩手三千五百人為額

典故紀聞曰嘉靖初甘肅廵撫陳九疇請内帑銀募軍户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為募軍月糧諸費　兵畧纂聞曰毛伯溫掌兵部時團營軍耗不及額議召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

得賈塈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召募而嚴簡閱

召募三

原佽飛 豬突 光武時西戎反募佽飛射士曾奇應募宜受上賞漢岑彭燒橋事詳水戰 王莽時匈奴為寇甚莽大募天下因徒人奴名曰豬突豬勇也 隆請 霸慙 馬隆字孝興涼州有虜隆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來鼓行擊之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俱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帝不許隆 王郎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霸至市人皆擧手揶揄笑之霸慙而返 增上募 怨軍 杜伏威傳曰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 八編類纂曰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為兵使報怨於女眞號曰怨軍凡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

有乾顯大營巖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

彍騎　山棚　唐書張說傳曰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彍騎也　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趫悍善鬬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為山河子弟使衛宮城詔可

涅面　涅臂　又劉仁恭傳曰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於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閭里為空得衆二十萬

募勇士　募銳卒　又曰高宗儀鳳二年十二月募關內河東猛士以伐吐蕃三年正月遣使募河南河北猛士以伐吐蕃　又薛平傳曰王庭湊圍牛元翼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餽餉陋狹衆潰而歸劫屯士萬人

薄州堞城中兵寡平忠公符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 **募居民** **募市人** 又曰元宗避賊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太子還至渭北便橋募水濱居民得二千餘人 蕭俛傳曰朱克融王廷湊亂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 **給廩布** **出金帛** 晉書祖逖傳曰元帝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足不給鎧仗使自名募 孔帖引康承訓傳曰龐勛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 **後樓都** **宸衛都** 唐書周寶傳曰寶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 五代史曰閩王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 **鏌邪軍** **夜飛將** 唐書高駢傳曰駢以軍事屬呂用之募卒二萬為左右鏌邪軍又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 又劉悟傳曰

從誅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

募牧兒　募逃卒

又哥舒翰傳曰安祿山反或說翰悉精銳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謀頗露楊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一有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劒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帥　宋史寧宗本紀曰嘉定二年命荆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以補廂禁軍闕

武銳軍　橫江軍

通鑑宋紀曰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四年詔江浙荆湖十四郡各募水軍五百人名橫江軍兩浙十郡沿江海州縣招補巡檢土軍

充義軍　充扈衛

通鑑宋紀曰太宗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詔席益募陝西河東河北兵三千

部送行在充扈衛

詔書繫木　蠟書冒圍　隋大業中突厥圍煬帝雁門煬帝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　通鑑宋紀曰靖康中張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

報仇募士　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

改官募兵　漢書灌夫傳曰夫父孟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　弇州史料三述曰正統己巳徐公珵以翰林院侍讀改浙江道御史募兵彰德楊公鼎以右春坊右中允改河南道御史募兵兗州檢討王玉改江西道御史募兵濟南俱事完復故官

前宜後宜　前錦後錦　注俱見前怨軍

原陳可取之民　募敢死之士　吳志周祇乞於鄱陽召募事下陸遜曰此郡人易動難安祇固陳可取之民吳遽等果殺祇遜

討破

增戴抹額應詔　銳鉏首應募

唐書婁師德傳曰時募猛士討吐蕃師德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　通鑑唐紀曰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

戶免糧五石　月給米三斗

典故紀聞曰明英宗復立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効者募為土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銀二丁襍差以供給之　兵畧纂聞曰劉纓正德間為兵部侍郎初崇明盜起江南諸郡繹騷所在募民兵應敵號義勇軍有司上其數請如官軍給餉公不可曰往時王都御史借關隴民兵討洞蠻從便宜月給米人三斗後皆籍為軍至今遺患於民國家軍餉豈宜輕議事遂寢

募羣盜補屯卒　募饑民補廂軍

唐書曹華

傳曰華進棣州刺史州與鄆比時賊畧定滴河華遽逐賊斬二千級復其縣又募羣盜可用者貸死補屯卒使據孔道賊至輒擊郤之不敢北 通鑑

宋神宗紀曰熙寧元年募飢民補廂軍

名募四

增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唐書南霽雲傳曰張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孔帖引韓丈若名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募重而約嚴 唐書蘓頲傳曰吐蕃盜邊帝欲自将兵討之頲上疏諫止有曰若夫擇良将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賊亡無日矣

召募五

增奏疏唐郭虔瓘傳曰虔瓘建募關中兵萬人繫突厥餘寇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實關中今畿輔户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餐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倘稽天誅則誘大事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武功部十二

願從征伐　簿籍　軍刑　致師　犒師　弭兵　伏兵　祭師　發軍　先鋒　鄉導

願從征伐一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于農山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

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　後漢書王霸傳曰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　唐書馬璘傳曰馬璘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　又李晟傳曰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圍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將一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

帥慕容谷鍾而還吐蕃乃解圍去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　又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且云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

願從征伐二

增投筆　請纓 漢書班超傳曰超為官傭書常輟業投筆歎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閒乎　史記曰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原從軍行　徇國難　增當一隊　為前鋒 漢書李陵傳曰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北征記曰永樂時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嚕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

原卜式奮身　竇憲奮擊 卜式上書聞南越反願父子與齊習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身國難賜爵關內侯　竇憲願奮擊匈奴以贖罪

呂蒙十五擊賊　張奮二

十領兵吳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呵叱不能禁止歸白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也又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火攻車步騰薦之昭不願曰汝年少對曰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不才年不為少也領兵連有功

上馬　更學兵書戰策後漢書馬援傳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唐書馬燧傳曰燧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增尚能被甲

願從征伐三

增詩唐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明陳汝言從軍詩曰蕭蕭戎馬鳴悠悠赴遐征洒涕别親戚前行有期程骨肉恩難斷負戈且吞聲開邊報明主寧顧死與生　我非將門子生本良家兒少年事馳騁射獵南山陲邦家有急難詔書下丹墀跨馬出門去立身當及時　平沙浩漫漫行邁不遑歇父母生我時豈知從戰伐風吹隴頭樹月照原

上骨成功勒燕然千載名不沒

簿籍一

增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鄭元注曰讀書契謂以簿書校録軍實之凡要李靖問對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

簿籍二

增史記李廣傳曰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簿籍三

原簡稽 動衆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註士卒兵器簿書也稽計也簡閱也合也合計其士卒閱其兵器為之要籍也 禮足以動衆註動衆謂師役之事 持囊

立符丙吉馭吏習知邊事警急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馭吏因刺取探候之知虜入雲中代郡因白吉也 後漢初禁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請立虎符絶詐偽從之 增比籍

判簿唐書兵志曰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

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 又百官志曰兵部郎中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數 讀書契

立簿注 上註見第一 唐書蘇瓌傳曰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預立簿注天下同日閲正盡一月止 為四籍 為二

籍 唐書兵志曰開元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陜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 又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 原尺籍

伍符　軍書羽檄　漢書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註尺籍以書軍令伍符者軍行士伍伍相保符信詳將帥　又息夫躬言軍書交馳而輻輳羽檄重跡而押至

邊遽乃至　吳語遽聞

增以小冊記兵　出片紙指名　通鑑宋紀曰曹瑋知秦州數言唃厮囉欲内寇請益兵翰林學士李廸奏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使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令猶置佩囊中因取以進帝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時館於廉訪司有給掃除數老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何在主將舉所佩槃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

簿籍四

增名隷籍而身居市肆唐書兵志曰德宗時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神策兵既發殆盡忠貞隂以市人補之名隷籍而身居市肆

一報再報兵略纂聞曰弘治間馬端肅公本兵時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

簿籍五

增策唐劉蕡對策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勲階

增議宋錢若水撰劉珙謚議曰公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去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

軍刑一

增商書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周書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朂哉夫子爾所弗朂其于爾躬有戮　周禮曰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尉繚子武議篇曰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　海錄碎事曰兵去卒逃歸斬之一日家人不捕執及不言于吏盡與同罪　兵略纂聞曰嘉靖

閭毛伯温掌兵部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寛請自今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廵撫得斬以狥總帥則具狀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公為師

軍刑二

增唐書髙崇文傳曰崇文統諸鎮討西川劉闢至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狥　八編類纂曰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

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　孔帖曰李洪正為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縱不法洪正戮其尤無狀者終洪正治不敢譁　宋史岳飛傳曰飛行軍嚴肅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　八編類纂曰金呼沙呼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詰蔡得精鋭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駡詈呼沙呼縛德杖之金主諭呼沙呼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

呼沙呼對曰時方多故録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　并州史料西平王世家曰張輔用兵持重有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黄中恃功違節度詰之不遜即手刃之梟於轅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又二史考曰明英宗時阿勒坦多爾濟巴勒數寇甘凉命王驥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閲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明

日集衆輮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狥一軍震慄　兵畧纂聞曰嘉靖時倭奴入寇廵撫李遂守泰州城名將士激以忠義曰能與我共死國者亟趨左不能者聽諸將士紛紛爭走左一人趨左復還若有避者斬以狥移檄諸營誓必死

軍刑三

原正邪　討叛左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又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軍刑　軍禁周禮　增非令以法

尉繚子武議篇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後漢郭躬傳曰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别屯輒以法斬人

丹道　啟渠

唐書韓弘傳曰汴自劉士寧以来軍益驕韓弘察軍中素恣横者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人敢肆者　又曹華傳曰華擢横海軍節度副使時朝廷披鄆為三鎮其明年兖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詔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饗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以鄆人參别而戍有轉徙勞欲厚賞之請鄆人右州兵左既而出州兵乃闔門大言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起于幕環之凡斬千二百人血流啟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人重足屏息

殺婦　斬甥

晉書郭黙傳曰永嘉之亂黙帥衆自為塢撫循將士甚得懽心黙婦兄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黙以為違制將

殺嘉嘉弃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唐書竇軌傳曰軌初以其甥為腹心偶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偕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寃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

按狀　誅情　通鑑宋紀曰狄青討儂智高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鬭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輙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名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八編類纂曰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劉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幞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斬子　殺叔　八編類纂曰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劉仁贍幼子崇諫夜泛舟渡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不許廷構復使

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話腴曰曲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既誅乃成服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

原察軍慝　戮犯命　慝陰姦也周禮戮其犯命者

易果毅　干旗鼓　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　臣干旗鼓干犯令也

順為武　仁而武　師衆以順為武無能違也

增斬軍候　史記趙奢傳曰趙使趙奢救韓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兵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立斬之後破秦軍賜號馬服君

髡職吏　撻近侍　吳志陸遜傳曰射聲校尉孫松於公子中

最親戲下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　通鑑宋紀曰蒙古子額森岱因獵傷民稼蒙古主責之撻近侍數人有拔民葱者斬之

鞭其背　撻之市　唐書周墀傳墀拜義成節度使宿將暴謷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　典故紀聞曰常遇春守金華其部將有擾民者衢州總制王愷執而撻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曰民者國之本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亦將軍所樂聞也遇春謝之

斬中丞　斬副使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内詘不敢出乃斬衆以狗威震三軍　又高仁厚傳曰楊師立反命仁厚討之師立夜出兵擾北柵仁

厚設伏擊走之副使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狥

原師不赦過　戮不用命禮師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書不用命戮于社

師出以律　民服以罪易否臧凶晉文公曰三罪而民服　有死無犯

明恥教戰魏絳曰軍士有死無犯為敬左傳求殺敵也　猛以濟寬　威克厥愛　師以嚴終　功用威克　屬在戎行　貞其師律　率職用威　齊民以法　有令必行　無瑕可戮　敗軍責帥　用法伏辜　立武知禁　守文經武

增一人不戮　一軍咸震左傳曰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

睽終朝而罪不戮一人　唐書路嗣恭傳曰嗣恭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股震

擲枕稱善　給車歸葬

宋史張永德傳曰永德從周世宗親征劉崇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方戰退衂及駐上黨世宗晝臥帳中召永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寘之以法永德曰陛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狗　八編類纂曰周世宗既誅樊愛能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

取穀立斬　借釜立磔

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聞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以狗　并州史料岐陽王世家曰

李文忠入杭州營於麗譙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民釜立磔以狥自是中外皆安堵如故

見者股栗 謁者膝進

唐書竇軌傳曰軌從討王世充明年還蜀既貴益嚴酷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栗由是蜀盜悉平 唐書韋雲起傳曰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諭五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狥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原闢將軍之令 撓孫吳之法 若施用刑之威 恐貽責帥之恥 大為防而猶踰 小不忍而恐亂 受桀既等於秦彭 用鉞何殊於魏絳 魏絳戮楊干

之僕 陸遜兇孫松之吏 訓膺揚之師令宜先定

整烏合之衆刑在必行 訓必勝之師罪非無赦 勵

陷堅之卒令在惟行 鞭七貫三雖爽理兵之體 罰

一勸百宜宣用鉞之威

軍刑四

增不以鄉里故廢法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

南人取民家一笠覆官鎧蒙曰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 臨賊境而害主將 帖孔

曰李國貞死以郭子儀代之及子儀至王元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

又欲為功乎即斬以狥

親故無脫唐書闞稜傳曰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峻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

具聞請釋兵略纂聞曰成化時韓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時將領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致師一

增吳起論將篇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六帖引贊皇一品集牛僧孺等兵法云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

人者且令其自來

致師二

增唐書尉遲敬德傳曰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為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矟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元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城輙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

致師三

原訟敵　嘗寇周禮訟敵國注敵國兵来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傳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　蹈師　挑戰　環人掌　晉軍挑周禮環人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　晉趙旃挑戰夜至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示無畏　踞轉鼓琴　遣書遺幗張骼輔躒致楚師踞轉而鼓琴轉衣囊也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屯渭南糧少欲速戰魏勅司馬宣王堅壁挫其鋒亮屢遣書又致巾幗以怒宣王宣王將戰辛毗杖節奉詔勅乃止巾幗婦人喪巾遺之巾幗言其無勇以掉之幗音馘　靡旌摩壘　折馘執俘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致師

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增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傳曰竇建德也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遣道元伏以待賊至　又姜寶誼傳曰劉武周使王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為賊執

原環四方之故　席軍門之外　周禮注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　詳上

致師四

增遺婦人服書稱陳姥　唐書杜伏威傳曰煬帝遣陳稜以精兵討伏威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

錦衣驄馬立陣前　宋韓世忠圍淮陽城烏珠與劉猊同引兵來救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

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犒師一

增周禮曰地官牛人軍事共其犒牛　海録碎事曰應劭言多其牢賞注牢廩食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曰守貞為將無節制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

犒師二

增後漢書岑彭傳曰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晉書桓温傳曰温北征進兵至霸上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通鑑唐紀曰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　通鑑宋紀曰南唐主李煜每聞朝廷

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賜吳玠犒軍錢百五十萬緡

犒師三

原弦高　展喜　左傳秦人襲鄭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不腆敝邑敢犒從者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國語齊伐魯展喜以膏沐犒師以義服明且不賂免也

增使弟　遣叔　左傳曰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通鑑宋紀曰太祖遣李處耘等假道荊南討張文表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彊弱處耘侍之有加

驅麃　共牛　後魏書鄧穎傳曰世祖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

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在所詺穎為文銘于漠南以紀功德　共牛註見第一

作糜粥

設糲飯　五代史王敬蕘傳曰梁兵攻吳麗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蕘乃沿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鋪之亡卒多賴以全活　唐書任迪簡以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承張茂昭奢縱後公私屈乏欲享士無所給至與下同糲食身居戟戶踰月

原簞食壺漿　具積備衛　孟子武王伐商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之　詳上

增殺妾以饗　賣女為費　唐書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饑死存者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煑鎧弩以食　又張伾傳曰伾為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名部將立軍

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

以綾犒軍　以繒犒軍

唐書韓滉傳曰劉元佐不朝帝密詔滉諷之及過汴滉因結為弟兄謂宜早見天子以錢二十萬為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　通鑑唐紀曰王鎔與朱全忠連和以其子節度副使貽祚及大將子弟為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

發家錢頒士　斥禁錢賜軍

唐書田布傳曰布拜魏博節度使發家錢十萬緡頒士卒　李絳傳曰田興以魏博聽命絳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

弭兵一

增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子

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搴旗折馘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閒二國釋怨顔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鑄劒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施其辨矣　莊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曰古者戍兵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偃伯靈臺荅民之勞示休也

弭兵二

增史記始皇帝本紀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　南唐書元宗紀曰帝自以唐室苗裔詠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弭兵三

原忘戰　戢兵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武有七德一曰禁暴二曰

戰兵**不教　不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宋為名**

晉議去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子罕謂向戌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晉書吳平議悉去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都五十人山濤盧欽云不宜去武備

增脫兜鍪　嵌漆弓韓愈詩曰佇繼貞觀烈邊封脫兜鍪　唐書王忠嗣傳曰忠嗣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嵌之示無所用

原戢戈櫜矢　歸馬放牛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書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用也

干戈倒載　兵革不試禮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

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試用也

弛而不張 闇而不用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而世儒闇于大較猥云不當用兵大至失守小至削弱故刑法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但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也

增偃革尚文 息兵修德

唐書蕭俛傳曰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 又張文瓘傳曰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脩德以懷異俗詔可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裴光庭傳曰明皇有事岱宗張說以京師空虛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庭與謀對曰諸蕃突厥為大贄幣往來願修和

好有年矣若遣使召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
諸蕃君長必相率而来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　記纂
淵海引三傑詩序曰寢
黒山之柝包青海之戈　**溟瀰無波**　**邊陲罷警**　孔帖
舒元
輿問國庠記今溟瀰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
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　賛皇一品集與回紇可汗
書邊陲罷警
弓矢載櫜　**車甲永藏**　**烽燧不驚**　孔帖柳宗元表
曰車甲永藏馬
牛勿用烽燧不
驚兵戎以息　**韜刃卷鎧**　**罷柝銷鋒**　唐書叛臣傳
曰李希烈陷
汴聲言襲江淮陳少游懼遣參謀送款曰亳壽
舒廬既韜刃卷鎧惟君命　孔帖劉禹錫表　**原去**
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
主父之謂忘戰實曰危機

弭兵四

原一拒越師江南野史李昇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于野草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　願以兵為戒唐書李德裕傳曰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怵於武不可戢即奏言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大功

弭兵五

增賦晉左太冲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旗攝麾以就卷

增詩唐杜子美詩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

用　又曰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　李白發白馬詩曰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宋王介甫詩曰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纍

增雅唐柳宗元平淮雅曰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右皇武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右方城

增序三傑詩序曰偃甲辭軒銷金罷刃

增狀唐柳宗元狀曰和氣遠同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收六月之車徒

增策唐元稹策曰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鑠錬其鋒刃而已也葢誠信著于上則忠孝行于下富壽立于内則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富壽立則爭奪之患銷

增疏唐獨孤及代宗以左拾遺名既至上疏陳政曰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

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誒終日之義耶

伏兵一

增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孫子行軍篇曰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伏兵二

增魏志李典傳曰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與

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弃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隋書張定和傳曰煬帝征吐谷渾吐谷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

真山帝令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巖谷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書羅士信傳曰士信率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陜州道行軍總管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詬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　又王君廓傳曰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

慰名君廓見使謬為恭敬稱欲歸首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　又哥舒翰傳曰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来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蕃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将就田翰馳至鏖鬬吐蕃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返者　又曰崔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進或却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覾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遯者王師懈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

鬬翰軍奔潰略盡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又李晟傳曰晟悉家貲懷輯降附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名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

是閒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以希烈在外欲乘虛襲許乃遣部將與劉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　又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吳元濟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隨節度使逼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偽北遂之為伏所掩遂

大敗才以身免　又諸葛爽傳曰朱溫為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　通鑑唐紀曰吴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敕陜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泌令濟河泌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為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

之又遣唐英岍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岍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驍軍兵馬使張崇獻　又曰李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畧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名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揺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往生擒祐以歸　又曰黄巢遣其將尚讓王播

帥衆五萬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　又曰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導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

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　又曰楊行密攻秦彦彦悉出城中兵陣於城西軍勢甚盛行密乃積金帛𦂳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𦂳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　又曰鄭祗德遣子將沈君縱等三將將新卒五百擊裘甫戰於剡西賊設伏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即戰陽敗走官軍追之

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又曰王式討裘甫三日凡八十三戰裘甫佯言乞降公曰賊憊暫休耳謹備之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與劉雎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遥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誡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擒焉　五代史曰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

以此可俱斃太祖曰瑾來必與溥俱不若遣兵邀之霍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霍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通鑑宋紀曰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叔夜使閒者覘所向江逕趨海濵刼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兵擒其副賊江乃降　說

選遼志曰披巴堅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鐵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披巴堅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遼史太祖本紀曰太祖討黒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摩哩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至兵會

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宝章　弇州史料親征考曰庚子六月陳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太祖遣馮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外楊璟住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兵盧龍山友諒與其弟五王率千艘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栅時暑熱甚忽大雨上督諸軍競前拔栅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國勝遇春伏兵起達兵德勝兵亦至内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

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舸數百　又徐中山
世家曰徐達攻常州張士德以卒數萬来援達諸將計
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為三覆
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徼士德兵
既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
遂大破其軍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板安慶趙普勝水
寨友諒聲言且援安慶遇春策曰必攻池州賊悞我選
卒萬人伏九華山友諒兵果攻池州城中伐鼓大譟伏

盡殲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俘斬萬人　又曰宣德間御史戚泉以直諫謫令羅江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羅江故無城公盡開四門市中各閉户藏兵於内約砲響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陽示弱遣迎賊賊入未半公率義勇士開户聞砲聲兵突出各横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隈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鬭賊大北斬獲無算　又曰正統時陶副使成被命整飭邊務至則量海寇来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隂布於沿海泥淖中賊艤

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　又曰沙縣賊鄧茂七反都督劉聚討之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出攻延平令浙兵伏後坪江西兵伏後洋南京兵伏沙溪南而以福建兵素為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

又曰許忠節公逵令樂陵時劇賊劉七齊彦名𩙪起畿甸焚屠城邑公令民家各治土垣度高于簷宇垣闢一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内餘編隊伍

匿曲巷中乃洞城門如虛邑寇入兵發一無所逞旗舉伏發斬獲殆盡　又曰嘉靖間倭寇淮揚都督劉顯與其家甲驅至安東伏甲罔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出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狗且戰且却射馬中矢馬駭公下馬抉鏃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馳者賊至罔下弩發賊多中弩者乃引去　又曰莫讚知鎮寧州時土獠于駐殺其長累捕不獲偵者言駐且以兵狗取紹恩故地未服者道當繇安莊明日公馳諜偵之中

途因要其入見既遣胡生關說令毋𩀱結帶刀劒令我得善為禮駐報如命公乃集隷卒得強力者十人各授兵伏兩廂以四吏侍皆巨石銜袖密遣人趣要守禦者令以兵須駐入斷後繼頃之駐来立庭中與語稍及絀恩事駐方抗辭虛喝公遽叱左右下擒語未畢四吏齊撲駐兩廂伏發捽其首就縛盡捕從者送衛獄

伏兵三

原思險　慮無軍旅思險注險阻出奇伏之處當思念之　左傳前茅慮無杜預云前慮有無

若令蹋伏也　解鞍　銜枚李廣望匈奴千騎乃下馬解鞍示不去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銜枚令無聲也　設伏　潛師　為三覆　伏萬弩左傳公子突曰君為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孫臏偽走龐涓逐臏度涓夜至馬陵伏弩萬人見火則發　增伏澗口　伏冢間北齊書段韶傳曰韶從圍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縱兵急攻之韶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五代史曰秦宗權至蔡復遣張晊攻汴梁王令朱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至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為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　據洞口　奪望樓唐書王雄誕傳

曰歙守汪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鬬輙走壁華来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　通鑑宋紀曰韓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益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匿城左　唐書薛嵩傳曰竇建德寇范陽羅藝迎拒之嵩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衆

伏湟中　五代史曰張晊軍赤岡太祖使張歸霸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晊柵晊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晊兵千人奪馬數十匹

伏莽間

伏道

側陁唐書李密傳曰滎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合兵討翟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遊騎伏於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遊軍乘之遂殺須陁　又竇建德傳曰秦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殷秋石瓚

原霞諸山下　傳楚伐絞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

死此樹下注坐守也　孫臏斫樹令白書龐涓死此樹下涓舉火照之萬弩齊發涓自刎

隱情以虞

用戒不虞言私度己之所能以度彼之所能

增隱兵堤裏　伏騎溝下魏武帝志注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

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遂大破之　唐書李光顔傳曰裴度築赫連城於沱口率輕騎覘之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李光顔力戰卻之先是光顔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去死溝中者千餘

刺岳字幟

樹鮑老旗

通鑑宋紀曰王進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　又趙元昊寇渭州逼懷遠城韓琦令任福併兵出敵之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福違節制墮敵計中桑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

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愲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官軍大潰福與諸將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

使壯士變服 料奇兵易服　後漢書馮異傳曰異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别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　唐書王晙傳曰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来谷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

伏甲士三百 選善射三千　唐書杜慆傳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龎勛反圍城賊將李圓易慆馳勇士百人

欲入封府庫慆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慆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　又郭子儀傳曰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内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胄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百人伏山下　百人伏廟中

通鑑宋紀曰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相州湯陰人岳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往先遣卒偽為商人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又曰韓世忠以八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乃遣使迎問且約戰期世忠計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

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烏珠也

帥士卒為兩翼分千騎為八伏

通鑑唐紀曰高仁厚列十二寨圍鄭君雄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傍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濠中斬獲甚衆而還 弇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常遇春諜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八萬騎一萬追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為八伏徼其歸大興之守兵走霞發大敗之遂薄開平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

增蔽山伏 唐書王世充傳曰世充跨洛水為三橋以度兵李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火焚廬落密衆大潰

得其廋伏 又段秀實傳曰秀實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廋伏

為狹營小舍 唐書田顒傳曰臺濛之行為狹營小舍覘者以為才容二千人顒輕之不復名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大敗

伏萬人柳林中 通鑑唐紀曰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將龐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龐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龐結心陽敗走時為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

路夾擊之時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勢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恐勢單車遁歸

衣白伏黃山 兵略纂聞曰正德時妖賊李通寶竊發總督林廷選令梧州守曹琚督軍與賊遇戰於新橋斬十餘級賊入於莽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於秋風根萮其巢也諜知其必遁入黃山又知賊皆衣青即抽兵使衣白伏入黃山以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

祭師一

增潛確類書曰凡軍行祓社禱社也 大明集禮曰唐制親征以熊席設軒轅黃帝神座置甲冑弓矢於座側建矟於座後皇帝服武弁行禮 遼史兵志曰凡舉兵

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 大明集禮曰明制凡親征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禡祭旗纛所過山川皆行祭告

祭師二

增唐書王方翼傳曰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渡沈祭以禱師涉而濟 大明集禮曰宋太平興國五年太宗親征河東就北郊用少牢祭蚩尤禡牙

祭師三

原祠黃帝　祭蚩尤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宜乎社

造乎禰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太祝宜乎社造乎禰注師將行也　增事四望

祠五兵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公羊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劒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原類乎上帝　禡於征地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帝五德之帝類祭名受命於祖禡於所征之地告祖也按類禡皆師祭也詩曰桓桓講武是類是禡

受成於學　釋奠於學定兵謀也出征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祭師四

增禡纛黄堂唐書康承訓傳曰崔彥曾乃禡纛黄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龐勛至劫取之

祭師五

增詩唐韓愈晚秋郾城夜會聯句曰斬馬祭旄纛羔

禮芒屩

發軍一

增唐書百官志兵部曰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

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　遼志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脾骨二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咒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金史章宗本紀曰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

兵

發軍二

增漢書嚴助傳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關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歴二年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屯涇原　兵畧纂聞曰嘉靖間沈希儀為右江

參將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閙旗頭旗頭不知頃之劄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發軍三

原牙璋　羽檄 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詳軍旅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

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台急則以鳥羽示急也

增銅魚　銀兔通鑑注曰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　朝野僉載曰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兔符以兔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符瑞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

銅虎　金魚上見銀兔注　遼史兵志曰遼鑄金魚符調發軍馬

原聽師田　出虎符周禮八成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計合士卒簡閱兵器為要簿也　漢武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郡國迺遣嚴助以節發會稽兵會稽守欲拒法不發注言欲以法拒之為無符驗助乃斬一司馬諭以意旨遂發兵也

請監軍　發針工後漢馮緄為鴻臚卿討武陵蠻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請中常侍一人

監財費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史尉佗攻百越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為卒補衣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故百姓離心欲亂者十七八也

增得天時 **遇午日** 唐書王式傳曰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　遼志曰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

發精甲 **雇貧人** 唐書裴均傳曰劉闢叛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賊望風奔　八編類纂曰黄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原司馬請瑞 **司徒教士** 傳曰司馬請瑞馬瑞符節以發兵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發卒兵也

黃霸發士　吳漢行師漢書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注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適音的後漢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引道

頭鬢皆白

老弱悉赴後漢光武曰每發一兵頭鬢皆白　漢王在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赴軍注云古者二十而傅傅音附

具其卒乘　繕以甲兵　校尉稽乏軍興　京兆馬不適士晉石鑒奏杜元凱為校尉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檻車徵以侯贖

黃霸詳前

發軍四

增杓窊遼史國語解曰雙寬鷙鳥總稱遼以為印紐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

略同

發軍五

增詩魏王仲宣詩曰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唐儲光羲次天元十載華陰發兵詩曰鬼方生獫狁時寇盧龍營帝念霍嫖姚詺發咸林兵天星下文閣簡師臨我城三陌觀勇夫五餌謀長纓雷野大車發震雲靈鼓鳴　李白發白馬詩曰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黄河簫鼓聒川岳滄溟湧濤波武安有震瓦易水無寒歌鐵騎若雪

山飲流涸滹沱揚兵玁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劒登燕然邊烽列嵯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增奏唐陳子昂奏八科曰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

增狀唐陸贄上陳防秋之弊有曰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玁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以啟

戎心挫國威也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五月二十八日寅時

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

於轅門之外免胄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

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晝銳

于神麏倉東繚垣摧以成壍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

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

先鋒一

增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青令廣軍出東道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願居前死單于

後漢書祭彤傳曰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賊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　宋書劉懷慎傳曰懷慎為彭城内史從征鮮甲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　南史孟龍符傳曰龍符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賊數十

圍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後周齊煬王憲傳曰高祖東伐齊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名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內史柳䖍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王遁走

唐書曰太宗擊王世充選千餘騎為奇兵皆皂衣元甲

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齩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又曰太宗征高麗詔江夏王道宗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張君乂領騎裁四千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

通鑑唐紀曰李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陳萬人辟易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棄劉聚歸明太祖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為先鋒

先鋒二

增身先士卒　身當矢石宋書張暢傳曰魏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　通鑑注引補國史曰高潯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　以乘騅賜　以名馬賜周書李弼傳曰弼歸太祖拜秦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太祖以乘騅馬及泰所

着斧甲賜之五代史曰梁兵攻李茂貞於岐以康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敗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眞武功也以名馬賜之

黃驄年少　白衣先鋒

海錄碎事曰裴果從軍征討乘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黃驄年少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名見嗟異

先鋒陷陣　先鋒鏖陣

唐書馬三寶傳曰三寶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　又秦瓊傳曰秦叔寶先鋒鏖陣前無堅對

相戒避先鋒　自請為先鋒

五代史曰史建唐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唐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　通鑑宋紀曰李成將馬進犯洪州張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

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

先鋒三

增被羽先登後漢賈復傳曰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且可朝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伏其勇注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

北府兵晉書劉牢之傳曰太元初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元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等以驍猛應選元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解而復合者數四五代史周兵圍漢太原契

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史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

奏功第一 通鑑宋紀曰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台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襌華善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

年十七為先鋒 又李繼隆發兵討李繼遷獨范庭名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賊遂却

先鋒四

增表宋孟龍符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効命摧鋒三捷每為衆先及西勦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

行會臣北伐復統前旅臨照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

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三入知

死不卻

鄉導一

增孫子軍爭篇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太平御

覽引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

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迹或刻

為獸蹤而履於中途或上刻徽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

傾耳以遥聽竦目以深視専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覩樹動則可以辨来寇之馳驅也

鄉導二

增宋史太宗本紀曰四年庚申帝復自将伐契丹丙寅次金臺頓募民為鄉導者百人　通鑑宋紀曰金以斡魯為都統斡喇布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達實斡魯使斡喇布尼楚赫洛索等以兵三

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冢遇泥濘不能進斡喇布以繩繫達賚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

鄉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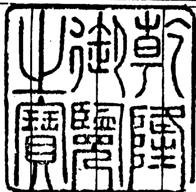
增縣民為導　漁人為導 通鑑唐紀曰劉士殷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備馬殷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　通鑑宋紀曰呼必賚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柎由陽邏堡以渡會於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

用呂文煥　得郭藥師 又宋紀曰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為鄉導　八編類纂曰蔡靖遣郭藥師師師與金人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

浩以降斡喇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鄉導四

增姜綰不用鄉導兵略纂聞曰明姜綰用兵不用鄉導而豫圖山川村落道路所繇故兵行而人莫能測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